

要通过镜头看世界，那世界随即就变，那怕再丑陋的事物也会变得美妙起来。你当时有个旧照相机，在农村那些年每次进山都伴随你，是你的另一只眼睛。你拍山景，风中摇曳的竹山，一片羽毛状的翠绿波涛，快门一响便固定在底片上。夜间在房里冲洗出来，虽然失去了色彩，那黑白对比明亮的光影却十分迷人，仿佛是一个梦幻的世界。你那时用的是过期的电影胶卷，整整一个大盘处理品足有两百多公尺，是你还在北京时托熟人从电影制片厂买来的，三十块钱，近乎赠送。那时电影制片厂只拍新闻纪录片，拍的都是革命的喜庆，总敲锣打鼓，欢欣鼓舞，伟大领袖检阅红卫兵，氢弹爆炸成功，针刺麻醉，毛思想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。病人先做思想工作再开膛破腹，再不就是攀登朱穆朗玛峰，红旗飘扬在世界屋脊，都一概改用新出的偏红的国产彩色片。可你更喜爱黑白照片，没色彩的纷扰，可以长时间端详，眼睛不疲惫。

你端详那没有色彩的村舍、灰黑瓦顶和细雨中的池塘，独木桥上的母鸡。你特别喜欢拍到的一只黑母鸡，这黑家伙就在你镜头前，啄食后抬头张望，不明白相机是什么玩意，圆睁眼望着，那发亮的圆眼睛还真让人提气，它抬头凝视，你从中看出无限的含意。

还有一张废墟，房里长满荒草，屋顶塌陷，一个死绝的村落，没有人再去落户，全部颓败腐朽了，看不出一丁点当年“大跃进”的痕迹。那年打下的粮食全上交了，一村人饿得都成了死鬼，也包括村里的党支部书记，哪想得到党不仅撒手不管，县城的汽车站都有人把守，严禁外出流窜讨饭。再说，城里人粮食也都定量，要饭也无门。这山里大一些的孩子都记得挖过葛根充饥，拉屎得屁眼朝上，小孩子互相棍子拨弄，葛粉结成的屙球硬得像石子，拉回屎十分疼痛，这都是你的学生们说的，照片上自然看不出来，看到的凄凉却也美。用相机的镜头来看，能把灾难也变成风景。

你还拍到两个可爱的姑娘，大的十八岁，小的十五岁。大姑娘侧身沉思的样子，她爸是县城中学的教员，她爸的爸，也就是她祖父，是地主，她高中没读完便下放到这深山里来了。小的是个初中生，爸在省城一家眼镜铺配眼镜，当然也留不住女儿。照片上，这姑娘仰面傻笑，好像谁搔到她痒处。她们到这山里来了一年多，村里的小学复课要教员，算是得到照顾，不用上山干活改为教书。她们听你说要带学生们来采茶高兴得不行，说那就住她们小学校里吧，再合适不过啦，有两间教室，一间睡男生，一间女生。中间的一间木板隔开，前面是她们备课改作业的房间，板壁背后搁了张铺板床，是她们的寝室，说你要来就让给你，她们可以在村里过夜。尽管下乡前在学校的时候，没准也批斗过她们的老师，可见到你这么个从镇上的中学来的教师，竟如同遇到亲人。她们那么热情，给我蒸了咸肉，炒了鸡蛋，还做了新鲜的笋子汤，叽叽呱呱说个不停。你于是拍了这张照片，她们也不像山里的女孩见举起相机就躲，倒挺大方，还摆个姿态，就在那小女子憋不住气傻笑的时假，你捏了快门。之后冲印

出来，你发现那大姑娘眼睛避开镜头，神情却那么忧郁，而另一个女孩傻笑中有种少女少有的放纵，都在那陡峭的岩壁和一棵老榧子树粗黑的枝叉下。

阳春四月满目苍翠，茶叶快开采的季节，他沿山洼进去，翻过一座大山，从整根整根的树干在深涧上搭的木桥上过，溪水喧哗，阳光粼粼，来到这以种茶和毛竹为主的生产队。他爬到半山腰上一片坡地，找到在刨坑点玉米种的生产队长，说好带镇上的三十个学生来摘茶十天，就在小学校里打地铺，米由学生们从家里背来，柴草、蔬菜、油盐、豆腐什么的由队里供给，到时就从工钱里扣。这就下午四点了，他要再回镇上可不得深山里走半宿夜路，两名小教员便留他在学校过夜。

山里天黑得早，太阳下到岩壁后，学校的操场已经昏暗了。村寨笼罩在溪涧升起的雾霭中，在山上做事的男男女女都扛的锄头收工回家，村子里也热闹起来，狗叫和人声，屋顶上兴起炊烟。

屋外潮气很重，大姑娘在火塘里点起炭火，又烧上一锅热水让他洗脚。他跑了一天的山路，热水泡脚不仅解乏，也是一番享受。另一个姑娘还拿来了她的香皂。她们坐到煤油灯下改了一会学生的作业，村里人吃罢晚饭就来了，有汉子也有年轻后生，还有半大不小的娃娃。汉子们多半围在火塘边，年轻后生挤到桌上油灯下要甩扑克牌，两个姑娘便把作业本堆到一边。待嫁的村妹子也有几个，做了妈的女人大概都得守在自家屋里忙碌。小儿们跑进跑出，闹个不息，汉子们则同村姑们打情骂俏，山妹子们嘴也都泼辣。两个城里来的姑娘相比之下要甜声细气得多，但也改了先前同他说话的学生腔，出口时不时也杂句脏话，嘴也不绕人。这小学校又是村民们夜间俱乐部。

“熄灯了，熄灯了！人家老师走了一天山路辛苦了，要困觉啦！”大姑娘开始赶人，众从悻悻的好不情愿散了。两上姑娘也同他道了晚安，跟最后的人走了。

炭火剩下些遗烬，若明若暗，屋里顿时冷清了。从黑暗的教室里过堂风串来，凉飕飕的。他去关上房门，刚合上便吹开了。再关便发现没有栓子，门板和门框上满是钉子眼，可门栓却拔掉了，他定神片刻，又到教室去关大门，暗中摸不到门栓，两扇门后插门杠的铁扣结结实实倒在，可门杠不知在哪里，他拖了张课桌顶住，回到房里，拿了油灯，到隔半堵木板墙的里间，尽里还有个门，通另一边的教室。钉在门边的插销也拔掉了，只剩下门框上的铁扣。好在门框紧，还能合上，他也就没出去再察看那边教室的大门是否还能关死。这屋里倒也无可偷盗的，除了平时睡在这里的两个无依无靠的城里来落户的姑娘。

他吹熄了灯，脱了鞋袜和衣服，躺下倾听山风沉吟，像野兽在低吼，风声掠过又听见深涧传来的水响。那一夜睡得很不好，似醒非醒，总觉得有什么野物随时会闯进来。早起撩开被子，才见那灰白的旧床单上到处一块块污迹，两个枕头上也结满了那种痕迹，禁不住恶心。

回去的路上，他想到他的学生孙惠蓉的事，发现到农村这些年来日渐窝囊，他把自己隐藏得妥妥贴贴，虽然取得了内心的平静，可以长时间面对这山，望着这淙淙不息的溪流，什么都不去想，却更像蛆虫。